

杏林書摘

中國醫生 —— Raymond S. Moore 著 徐興譯

這是一本描寫一位外國醫生兼傳教士，在中國奮鬥與貢獻的情形，他曾經為張學良戒煙毒，也曾經為汪精衛治療腦上槍傷。他經歷了中國最動亂與最艱辛的時期，與中國人共同融和奮鬥，為這古老的東方國家建立起新的醫療觀念。他在鄉間為貧窮困苦的人們服務，讓中國人了解西洋除了槍火艦炮鴉片之外，還有一些別的文明，他為中國的達官顯赫服務，使掌政的中國人感到一些殖民主義以外的一些西洋溫暖，其實米勒博士來到中國後，抱著入境隨俗的心裏，盡量與中國人在物質上與精神上融和一體，他穿長袍，吃中國人所吃的食物，受中國人所受之苦，享受中國人所享受的人情溫暖，只有在科學與醫療道德下，決不向任何人，及任何傳統迷信與懶慵屈服，這可從他為張學良治療煙毒的過程中得到證明。以下董顯光博士為這本書所作的介紹我們引述如下：

沒有一本書，比偉大的美國傳教士醫生哈瑞·威廉斯·米勒博士的傳記，更應受到世界各地造福人群，而其大半生時間在我們國家服務，使我們尤感幸運。

一九〇七年，我和米勒博士在上海初次見面，那時他才到中國四年；當時，已有許多中國同胞深受其醫術的實惠了，他對負擔不起醫藥費而住進醫院的貧苦大眾，與付得起醫藥費的有錢人，給予同等待遇的愛心與照顧。

除了我與博士間的友誼外，還有我願欲在此一述的家庭間的聯繫。當米勒的第二位夫人的阿姨：鮑瑟娣初到上海時，是由內人充當她的上海話教師的。

博士出生自一個小康的農家，他為自己創

造了接受良好教育的環境。他是一位以甲狀腺專家顯明於世的卓越外科醫生，在醫學史上留下不可磨滅的貢獻。

在他領導下的上海、漢口和其他各大城市的療養院及診所中，米勒博士的回春妙手，治了成千上萬的中國病人，而博士的英名因此在他們的心目中留下不可磨滅的記憶。自中國大陸棄守後，博士又親自擔負起臺灣療養院的建設責任。

中國人特別感激博士在發展和普及豆漿，成為動物奶代替品上的傑出成就，更顯著地改善了遠東人士普遍營養不良的現象。數世紀來，中國人祇知道黃豆湯的涼性效果，却全然不知道黃豆湯所含的蛋白質價值，和製成豆漿後，對過敏性患者的益處。自從與博士結識以來，就一直關心着他的種種活動，特別是在豆漿方面的成就。

博士在基督教運動上的貢獻，就是他在醫療方面的成就。在他為遠東工作的半個多世紀中，經他悉心照顧的成千上萬人士，都信了基督；其中大部分人士，都是受到他大公無私的作風之感召，而參加了這個為服務而服務的行列。

在中國從事宗教和醫療工作的這段漫長歲月中，他結交了許多朋友，這些朋友中的一些俊彥碩學之士，現都榮膺政府重任。特別是一九五六年贈勳米勒博士，最能表現出中國政府和民間對他的感謝和感激了。

我知道，很多人都會和我一樣，對米勒博士者雷蒙·S·莫爾博士給予這樣一個機會，讓我們對曾經引導過我們的身心，而永遠活在懷念的偉大美國傳教士米勒博士的生平和事蹟有深一層瞭解而感激不盡。

野鴿子的黃昏 —— 王尚義著

「我是哭著到這個世界來的，二十年來，我眼淚中的淚水沒有乾過，雖然它不常掉下來。」這是本書中開頭第一篇——現實的邊緣，開頭第一句話。從他告別世人後，悠悠然又十幾年了，這十幾年中，王尚義的書泛濫到台灣各個角落的各個書店，隨著書的泛濫，淚水也在不少人的眼眶裏泛濫，看的人只看到他「淚水沒有乾過」，却未曾想過他為何「不常掉下來」，於是這隻黃昏中的鴿子被描成了灰色，受傷，振不起翅膀，隨著夕陽向下掉的鴿子。一個背負著十字架的人，他的脚步怎能不沉重，王尚義昂然的拾起一隻被污染的解剖刀，刺向自己的胸膛，想看看自己的良心人性是否仍在，想知道「我入地獄」的情形，可惜他的壽命太短了，二十六歲還只是個挖掘的年齡，雖然他挖得比別人快，比別人深，但最後他還只留下挖掘的歷程，就交出了他的生命。以下我們節引本書中幾個較有代表性的段落，供為參考。

解剖台邊

念着，念着，今天開始解剖了。

踏進解剖室，一股濃的重福爾馬林氣味向我襲來。我正想退出來時，被後來的同學擁了進去。我立時戴上口罩，在室側的窗邊站住了。

兩排解剖台，擺了五具屍體，被綠色的原布蓋着。雖然看不見內面，但屍體的輪廓和高度是辨得出來的。同學們三五成堆聚在一邊，指手劃腳地張望着；奇怪，每個人的臉色都有些異樣，乍看像是緊張，却又帶些恐懼。女孩子掛起一幅蒼白的臉，愛說話的嘴全鎖住了。我呢？我說不出自己有什麼感覺，我像是盼着一樁奇怪的事，在未發生前那麼沉默地期待著。

「擦」的一聲，內室的門開了，二位教授

五位助教走了出來。看他們的神情就像要宣佈一件嚴重的事，科主任上了講臺，講了些技術方面的要點，末後特別強調大家對屍體要保護和尊重。就這樣，正式工作便開始了。

我走到自己一組的枱邊，由助教指揮著，兩位同學，將遮布漸漸拉開。剎那間，幾十隻眼瞪着，像看奇蹟，又像看魔術一般；本來死人是見過不少了，可是為什麼此刻都那麼好奇，我說不出來，我們看見的那個人，眼睛閉著，嘴巴微開，張着手臂，挺著胸脯；他姿態自然如活人，只皮膚黝黑顯青紫，特別是面部肌肉緊張，還帶些痛苦的表情。這便是我們刀下的對象——科學神聖下的祭物……

我如觀察一件珍奇的東西，那樣細心地從頭至腳看了好幾遍。這樣看着的時候，我漸漸迷惑了——看他不到卅歲，身體強壯，他怎會死去，又怎會供解剖呢？

助教先生解決了我的迷惑，他拉起屍體手腕的一塊木牌，上面寫著「四十六年五月」，便告訴我們是自殺的，在旅社服毒自殺死的，這時我才想起他的手伸張著，像要抓什麼東西，他的嘴張開着，是在說什麼抱怨的話吧！至於為何自殺，助教沒有講，我也不好問下去。

開始動手時，漸漸話頭起了。小王第一個猜測說：「大概是失戀吧！」聽了這話，我心裡忽然升起一股悲哀。那悲哀是從未感覺過的，像是混雜着死亡與生命間所有的悲哀。

我不禁嘆息說：「既求解脫，反不得解脫；既求安息，復不得安息。這樣的死，死後還遭劫難，可憐的人啊！」

小王一邊動着刀子，一邊接上了我的話：「我將來死了，要獻身解剖。」

我幽默地回答說：「何必給後人找麻煩呢？」這時小王正經起來了，眼睛瞪著我，不服氣地說：「人生本來就是個麻煩事嘛！」這話使我一怔，竟無法回答了。我想小王，想想躺著的屍體，又想想所有的人，想著想著我有

了結論：

小王是個好學生，有著偉大的理想，平時很用功，心地也好，將來準是好醫生。他賺些錢，成了家，養了孩子，救了些人，以為有了理想。漸漸他老了，發現一切都是空了；怎麼滿足自己，怎麼交代勞苦的一生呢？於是，他又有了理想，死後獻給人類吧！這樣，他真的死去了。不要多久，便躺在解剖台上，被後一代的學生，研究者，觀察著，談著一些有趣的話，話裏夾雜著讚嘆和崇敬，——正像我們現在這樣。

這樣想著，我痛苦起來，我害怕起來。但小王是否會想到那一天，又那一天是否會想到現在，我想不會吧！他認定人生是一件麻煩事，便不辭辛勞地創造些理想，工作些有意義的事。他認定結局是好的，就算好的吧！

至於我呢？我看破了生，如今又看破了死；以前我想自殺，現在我想出家。但無論怎樣，總脫不了麻煩，也許還有更大的麻煩。這樣一想，小王是對的了。

「你們看，眼上神經找到了！」小王高興地叫起來。大家擠攏去看，我也擠過去。我看著小王的臉，他精神煥發，眼神明亮，兩頰微紅，嘴角掛著得意的微笑。

和那屍體，那屍體的神情，有些不同，有些不同……。

夜心曲

夜，慘白清涼的夜，晚風飆飆著夜的寒氣從幽林中升起，水露從竹葉的梢頭滴了下來，灰空飄佈著團團絮雲，月兒像含羞的少女，時而躲入雲朵的懷裏，雲衫能遮住流瀉的銀光，却漏下了燦燦的星光。我載著一顆如雲的心，伴著自己的影子，在夜幕下踟躕徘徊……。

遠山罩上了一層灰色的霧紗，彷彿有幢幢的林影在幌動，山寺的燈光像鬼火閃爍著，更增添了這夜神秘而靜謐的氣氛；一聲聲隱隱的犬吠，使我心感到陣陣悸動，不自覺地——它淹沒在寂流中了。

疳疔的鐘伴著寥寥的更鳴震顫著我的心弦

一陣莫名的惆悵湧上心頭，接著又是淡淡的悲哀，我不禁為這淒涼的夜色撒落了兩滴清淚……一種清瑩澈悟的情緒攫住了我，靜穆的夜流，洗淨了一切俗慮雜念，茫然間我領悟了世事的滄桑和倏忽，人生的短暫和冷清。一切都是「捕風捉影，虛空中的虛空」啊！

月兒隱到西邊去了，夜色漸漸暗下來；忽然，一聲鷄鳴，不覺打了一個寒噤，夜神要向我告別了；我不禁有點害怕，有些惆悵……。

現實的邊緣

這個時代的青年知識份子，面對著整個時代精神幻滅的悲劇，在一種絕望和茫然的悲苦中，企圖從物質生活裡，追尋生存的依據。於是，大家蜂湧地學工，學醫。投身於那種機械的，平面的，直線的生活方式中，美的情調沒有了，詩的昇華沒有了。但在他們的內心，正靈性的隱密處，實在壓抑著一股深沉的不安和苦悶。這點，我從同道學醫的朋友中，看得很清楚，當他們從醫院裡走出來的時候，他們自然地表現出一種恍惚無依的情緒，對死的恐懼，對生的猜疑，夾雜著空虛和憂煩。他們逃避真理，逃避任何終極意義的追求；在枯寂的生活裡，拚命地尋找刺激，製造樂趣，文學、藝術、音樂成爲普遍的愛好，他們先是不自覺地活在兩重人格裡，終至被可怕的外力，推入精神麻痺和心智昏迷的境地，這不是很可悲嗎？何況，我原有一顆火熱的心，有一個蓬勃的靈魂，我是無法逃避問題的人。記得，我第一次拿起解剖刀，面對著那冷濕的一團肉——那生命「平靜」的歸宿使我振顫得像一個吃了驚的孩子，這鮮明的事實，這殘酷的謎，難道不令你覺得啞然、悲悽？難道不使你沉入宗教般的神秘？而怯弱地問一聲生與死的根底，人類的過去和未來，難道不使你虔誠地問問自己！你！你在那裡呢？！

矛盾，痛苦！痛苦，矛盾！悲哀！悲哀！在那些灰色的日子裡，侵透了我的青春，把我推入悲觀和憂鬱的深淵！

我實在分明覺察到，我所面對的，不

我個人的志趣，事業和出路的問題，而是整個人類，文明，和知識的困惑，我背負的苦難，像是所有第二代的苦難！

我的心裏有話說，如果我做了醫生，我將過得舒適和美滿，在現社會的潮流中，我是一

愛與死的日記 ~ ~ 大島美智子著 文狂譯

這是一本少女的日記，她不幸得「軟骨瘤腫」，必須切除一半以上的臉部，這本即是她在住院中，描寫自己心情的種種變幻，其中有挫折，有灰心，有父母親的關懷，有男友的愛，也有不停求生的奮鬥歷程，最後她向家人，親友，與無奈的科學告別，安詳而快樂的走完二十一年短而充實的旅程，我們茲節引本書中幾個代表性的段落如下：

再度手術

一點多，推著有輪病床走出病房。進入手術室一看，在隔壁的手術台上，正在進行手術。看了大約有十分鐘，我覺得自己還算有膽量。隔壁的手術室顯得吵鬧而很忙的樣子。在電視或電影上看的那種緊張感，一點兒都沒有。

手被綁住以後，T大夫來了，和K大夫，U大夫一邊看著X光照片，一邊說切除右邊。K大夫的臉到現在都可以悲傷地想出來；要切就切吧，就是這種心情。「手術刀！」「好！」「剪刀！」「好！」「手術刀」……大夫的聲音在耳邊響得很大。每當金屬物的聲音發出時，我就叫很痛很痛。回到病房，是四時四十分。晚上，母親來看我。爲了看護爺爺，一定徹夜未眠，疲憊不堪，還要跑來……。看到母親的臉，勉強把想哭的情緒抑壓下去。

大阪也有這樣美麗的天空

打開窗簾一看，是個非常晴朗的好天氣。從窗口吹入的風，不由得令人感到清爽，而且帶著春的聲音。哦，已經是春天了！原來大阪

艘順風的船，如果我做文人，我會飢餓、痛苦，沒有享受，也沒有保障。可是我能說出內心的話，能發洩心底的鬱結和哀傷，這快樂是痛苦的報酬，是世界上的無價之寶，這心靈的安慰，是任何物質所不能交換的。

也有這樣美麗的天空，我用力睜開眼睛看那美麗的晴空，是一片濃濃的青色天空。

再過一會兒，薄薄的烟雲會飄到山邊，那麼在薄雲下方就是鄉村了。如果沒有活在這人世，這種美麗的天空就看不到的，因此，到底活著是好的。

給我三天病院外的健康日子吧

第一天，我要飛回故鄉去，拍拍爺爺的肩膀。然後和媽媽在廚房，幫忙做飯做菜。做個可口的「沙拉菜」（西式涼拌雜菜），給爸爸一瓶酒，和妹妹們快樂地圍坐在餐桌。

第二天，我想飛到你那兒，但不是說想和你玩，只是想替你打掃房間，把你的襯衫燙好，給你做個可口的料理呢。可是，分開時請你給我一個溫柔的吻哩！

第三天，我要單獨一個人和回憶一塊兒遊玩。當這一天靜靜地度過時，我要笑著向三天的健康道謝，然後就可以永遠的睡眠吧。

只有一隻眼睛的醜八怪

一個單眼的醜八怪，由於得意揚揚地走，所以人們才會回過頭來看吧。朦朧無力的眼睛恢復了生氣，一個冰冷女人的眼睛，發現比自己更長得醜陋的人時，就會浮上放心的臉色。一個殘廢者的父母，對這種同類者（按：與自己的殘廢兒女同樣是殘廢的人），一半寄予同情，一半寄予喜悅（按：吾道不孤的喜悅）。至於醫生，永遠都是冰冷不動的臉色。當我意識到這種眼睛的時候，感到自己是孤獨的。